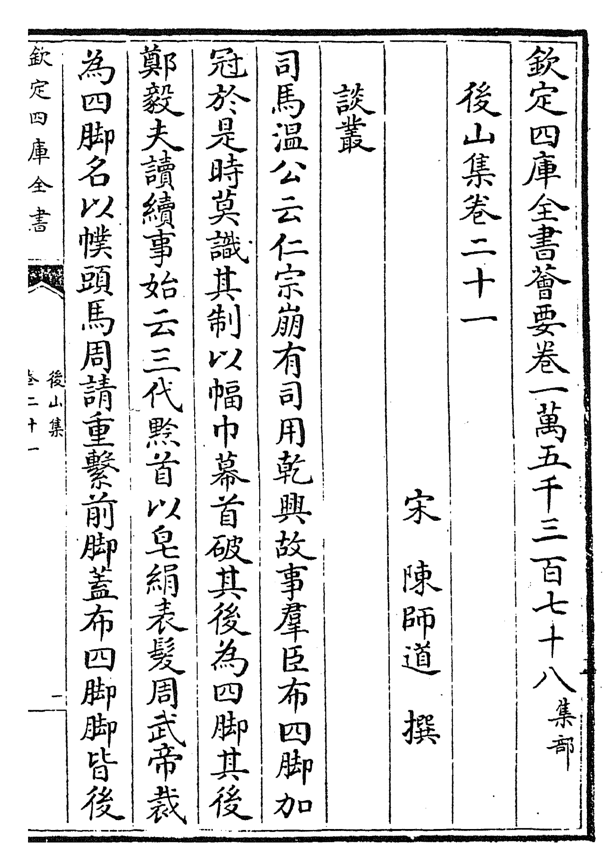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七十八 集部

後山集卷二十一

宋 陳師道 撰

談叢

司馬温公云仁宗崩有司用乾興故事羣臣布四脚加冠於是時莫識其制以幅巾幕首破其後為四脚其後鄭穀夫讀續事始云三代黙首以皂絹表髮周武帝裁為四脚名以幞頭馬周請重繫前脚蓋布四脚脚皆後

垂如周制遇暑則繫其前脚如唐制英宗崩宋次道誤

為布幞頭有司遂用民間幕喪之服以今漆紗幞頭去

其鐵脚而布褁之前繫後垂而不可加冠壞之而冠幞

頭之失自次道始也余謂四脚加冠今士大夫喪冠是

也夫布之冠古也四脚今也於禮為繁矣

肅買竇氏兄弟同利伯治要仲治繁季為士逸飲無度

伯薄之給與有限仲數私為償其費季德之仲親睦而

伯疎仲之子復為士游學京師季始疑之彼能欺其兄

而私我也惡知其不欺我而私其子數以詆仲仲實不私也而無以自知季終疑之相與如仇嗟乎不慎其始卒以相詆

爾雅哉始也注云尚書曰三月哉生魄釋文云亦作𢦏疏云古文作才以聲近借為哉始之哉也今按說文才草木之初生也𢦏言之間也當作才非借也又按集韻云纔一入色曰纔借作才非是

無為軍巢縣柘臯鎮永寧院有雀棲於庭松累日不去

遣取視之已立化矣盛夏極暑經涉月餘形質不壞軒
喙鼓翼有騰翥之狀

阿井在陽穀縣故東阿城中惟二井甘水也相傳秤之
比他水重爾

廣濟衙門之上有石榴木相傳久矣元豐末枯死既而
軍廢為縣元祐初復生而軍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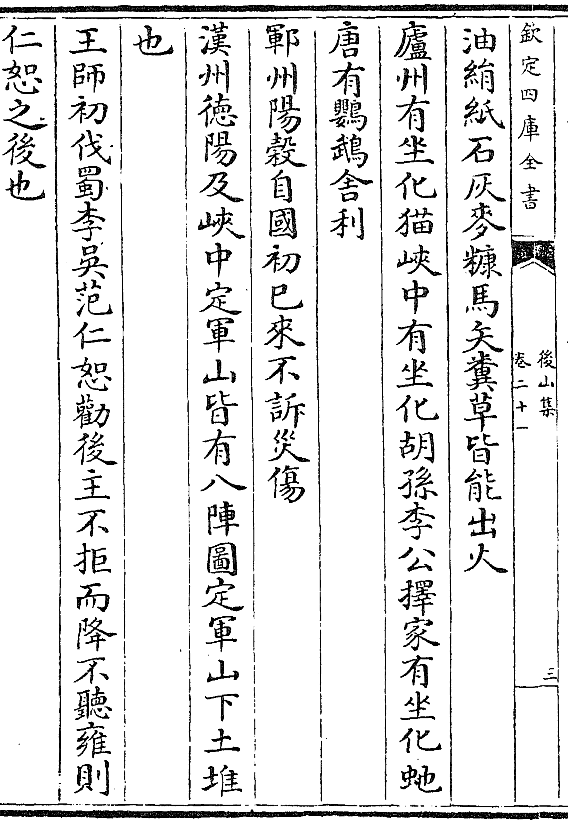
教坊之樂以不齊凡樂作不偕作止不偕止以先後次
第而起止故婉而長然亦未始不齊也余於此得為政

之法焉

蜀中有小車獨推載八石前如牛頭又有大車用四人推載十石盖木牛流馬也

中秋陰晴天下如一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蕎麦不實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蕎麦得月而秀世兔皆雌惟月兔雄爾故望月而孕

蜀稻先蒸而後炒謂之火米可以久積以地潤故也蒸用大木空中為甑盛數石炒用石板為釜凡數十石



油絹紙石灰麥糠馬矢糞草皆能出火

廬州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虵

唐有鸜鵒舍利

鄆州陽穀自國初巳來不訢災傷

漢州德陽及峽中定軍山皆有八陣圖定軍山下土堆也

王師初伐蜀李昊范仁恕勸後主不拒而降不聽雍則仁恕之後也

其官杜子民言大陸今黎陽是也自此而西北降水疑
安陽河是也大陸邢州鉅鹿泊也過此為九河父老言
九河者正流分為支流同為逆河者為潮水所逆行十
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
李相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
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昉步行日十數里
監者中人問其故曰須候命爾上聞之詔乘馬乃買驢
而去三歲徙延州别駕在延州為生業以老三歲當徙

昉不顧內徙後二年宰相薦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行至長安移疾六十日中使促之行至洛陽又移疾三十日而後行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

詩云惟寡婦之笱寡婦乃用笱爾古之漁笱亦有制也

陳恕領春官以王文正為舉首歲中拔劉子儀於常選自云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于知人楊文公以為然謂王揚休山立宗廟器也

嘉州舊産紫竹楠榴樱木等仕於蜀者競採之以為器

人甚苦之吴中復作嘉陽四詠詩以悼之

卓氏之先起家為將為王氏守北邊號太傅其妻練氏

封郡君太傅嘗因事欲斬兩卒郡君苦救之不得乃陰

縱之兩卒奔江南皆為將閩之亂也李氏使兩卒將而

攻之太傅已卒其子守之兩卒使人諭郡君言城旦暮

當破郡君無憂也郡君報曰爾全我一家何濟不若完

此一城兩將許之諭使降卒完一城此其所以有後也

世以癩疾鼻陷為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又嘗坐和蘇
子瞻詩罰金元祐中同為從官貢父曰前於曹州有盜
夜入人家室無物但有書數卷爾盜忌空還取一卷而
去乃舉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庫家質之主人喜事好其
詩不舍手明日盜敗吏取其書主人賂吏而私録之吏
督之急且問其故曰吾愛其語將和之也吏曰賊詩不
中和也子瞻亦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
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趫捷躍而升木顏淵

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絶倒

魯直為禮部試官或以栁枝來有法官曰漏泄春光有栁條魯直曰揄條凖此盖律語有餘條凖此也一坐大哄而文吏共深恨之

閩中諸縣多至十萬户堅忍喜訟號難治邵武其尤者自國初迄今有四令張鄧公杜宗㑹其二人則忘之矣

宗會澶人

趙普請繕都城而太祖不可曰使寇至此其誰駐足耶

王師既平蜀詔昶赴闕曹武肅王密奏曰孟昶王蜀三

十年而蜀道千餘里請族孟氏而赦其臣以防變太祖

批其後曰你好雀兒腸肚

蜀平二曹潘美自蜀還既對太祖為内燕惟三將與秦

晋兩王爾既入乃福寧殿席地而坐陳彘肉白魚情意

款狎酒終設飯三將皆曰朝廷事力寡薄致陛下燕設

不豐上曰豈止寡薄此飯乃乞來三將莫測曰近從江南乞此米也

祕閣畫有梁文瓚五星二十八宿圖李公麟謂不減吳生婦女疑蜀手也

諺曰黃鷂口噤蕎麥斗金夏中候黃鷂不鳴則蕎麥可廣種也八月一日雨則角田不熟角田豆也角者莢之訛也

婺州李翁與鄉人如五臺山衆少皆騎翁老且躄獨徒

行既至衆所見瑞相如常翁與山東老人所見寳閣千疊山東老人持菩薩戒四十年矣

釋氏之願儒者所謂志也則志欲遠大遠大則所成就者不小矣若其所志近則其所成就何足道哉如志在萬里則行不千里而已也

近年華山毛女峯有隷字曰茯苓下云諸山皆假惟此者真一旦一九三斗三斤疑為服茯苓法也今山下人用三斗水煮藥三斤水盡為度蜜和而蒸服而不丸道

者趙翁云蓋茯苓不蒸煮不能去陰氣也余謂不煮不能去皮梗也

古者諸侯取財於國不取於諸侯豈特國民亦然也維桑與梓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梓漆以為棺榛栗以為贄椅桐以為器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三稅法皇祐初為李諮所壞及韓魏公用茶小引益壞

京師市井自三稅法改後日漸蕭條酒肆自包孝肅知府日重定麴錢

三司故吏高成端襄邑人明習吏事自五代以來三司條貫無不有也嘉祐中嘗言事不用

契丹使至德清軍會仁宗崩議欲却之又欲使至國門而去郃安簡欲使奉國書置柩前見天子以安遠人

張貴妃受冊詔問冊畢受缺一字儀其為修媛已自尊大郃必以三公事儀比命婦一品上之

張詠守蜀仲春官糶米仲夏糶鹽惠民

乾德四年詔諸道受納稅賦不得稱分毫合勺銖絫絲

忽景德四年三司使丁謂復行稽括比咸平六年稅額

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九貫石斤

王旦為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趙普沈倫韓琦曾公亮九

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曾章得象七年盧多遜李沆

富弼六年李昉五年

趙普吕蒙正張士遜吕夷簡皆三入

顔長道曰其年河水圍濮州城賣失戒夜發聲如雷須臾卷水沒骭士有獻衣袽之法其要取綿絮貼縛作卷大小不一使善泅卒役城中捫漏穴用隨水勢畜入孔道即弭衆工隨興城堞無虞

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猺人舟居謂之蛋人島上謂之黎人

仁宗用兵無敵雖不服而心服使人數世服非無敵而何

仰山元老既北歸青州山間有唐福院之故處深密巖險久無人跡元與其徒往焉舍於石室夜則小祭一夕聞疾風甚雨聲出視星月粲然久之有大蛇行來蟠於室前仰首以聽既罷伸其下體如拜伏狀而後去從者震恐元自如也自是每夕必至

太祖嘗幸祕書省名管軍官使觀書焉

太祖置竹木務於汳上市竹木於秦晉由河入汳有卒千五百人出材于汳納材于場置事材場於務之側有

二三千人凡興造者受成材焉其法曰有敢請生材者徒二年今啓聖院乃其材也今百年矣梁栱之際尚不容髮自置八作司以具雜物而領以三司脩造矣

巖頭雪峰欽山同行至湖外詣村舍求水舍中獨一女子見山愛之為具熟水而山盞中有同心結山諭意而藏之遂稱疾而留巖峯既行復還訪之則已與女納昏是夕成禮乃誘出之投之棘叢展轉鈎挂而不能自出忽大呼曰我悟矣遂棄去既出世每升座即曰錦帳繡

香囊風吹滿路香大衆還知落處麽衆莫能對久之傳至巖頭巖教之曰汝往但道傳語十八字好好事潘郎僧既對山曰此是巖頭道底僧又無語余為代曰熟處難忘

徐之南山崇勝院主崇璟故王姓也熙寧中修殿大像腹中得畫像男女相向衣冠皆唐人也而題曰施主王崇璟豈其前身也耶

北里張生家世奉道自謂當為左玄真人遂以為稱為

朝元圖繪其像于位後夢為城隍神所逮詰而杖之既覺臋流血如常杖云

古鏡縣而入施之四平扣之玉聲

錢氏甓城前後相押凡四重號押塼故久而不壞司業黄君守徐新彭祖樓砌用再重使草不生

道者呂翁其初遇鍾離先生權授以乾汞為白金法翁曰後復變否曰五百歲後藥力盡則復故曰五百歲後當復誤人謝不受先生驚歎謂有受道之質遂授出世

法

蘇公自黄移汝過金陵見王荊公公曰好箇翰林學士缺三字其久以此奉此公曰撫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熟視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至此

圓通行脚至浮山遠録公深愛之欲收為嗣通遂去復以偈留之欲共評量古今公案通荅曰究竟

邑子寇定疽發於腦每呼其母自叙平生不孝與悌則
痛可忍若有使之者又名其弟教以母效也
中州松子雖秕小不可食然可種惟不可近手以杖擊
逢使子墮地用探錐刺地深五寸許以帚埽入之無不
生者東坡居士種松法
晁無咎移樹法其大根不可斷雖旁出遠引亦當盡取
如其橫出遠近掘地而埋之切須帶土雖大木亦可活
也大木仍去其枝

丁謂當國竄逐李寇二公欲殺不可既南貶而文定復相相傳忠愍為閻羅王世謂死活不得

洞下太陽和尚久而無嗣晩得遠公欲得為嗣遠曰弟子自有師承恐誤和尚太陽出涙遠曰請受授鞋他日為和尚接法嗣遠既住浮山愛青老明慧接以洞教後遂嗣太陽云

刁學士約喜交結請謁常至夜半號刁半夜

杜祁公為相蘇學士舜欽其壻也歲暮以故事奏用賣

故紙錢祠神以會賓客皆一時知名士也王宣徽拱辰
丞御史呂申公之黨也欲舉其事以動丞相曰可一舉
網而盡也有曰刁亦與名知其謀而不以告詔朝送客
城東於是蘇坐自盜除名客皆逐丞相亦去而刁獨逸
其後坐客皆至從官而刁獨終於館職呂申公曰惟人
主之眷不可枉

參寥如洛游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十餘
本寥謂老圃盍潤澤之使長茂圃曰天生靈物不假人

力寡歎曰真温公之役也

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而待書待詔皆未能也詔求善大書者有僧請為方丈字以沙布地為國字張圖於上束氊為筆漬墨倚肩循沙而行成脫袈裟投墨瓮中擲以為點遂賜紫衣

里人綦贓吏也既死請僧對靈追福夜中有驢伸首出於帷久之而沒

西都崇德寺僧善端酒色自恣既病度必死念地獄果

有然耶若有不亦危乎乃燃香祝之曰地獄若無烟當上有則當下既燃煙下而地裂受之端大驚失色而逝

仁宗每私宴十閤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為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耶其價幾何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我常戒爾輩勿為侈靡今一下筯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

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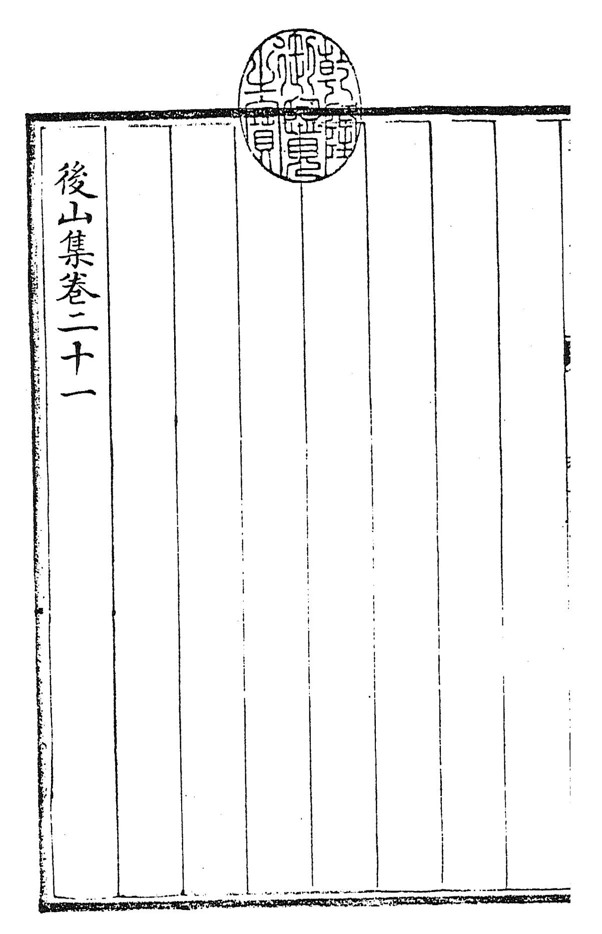
黄綬武人常謂平生無大過惟於熈河多得官為恨葢邊徼例以虚功而受厚賞爾又謂議者重燕而輕夏燕人衣服飲食以中國為法夏人不慕中國習俗自如不可輕也又言為涇原總管甞夜雪臨邊顧有馬迹使逐得之乃夏之邏人當四更者夏人遂更而廵中國之備不及也以渠自廵其境乃舍之

乗崖為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薪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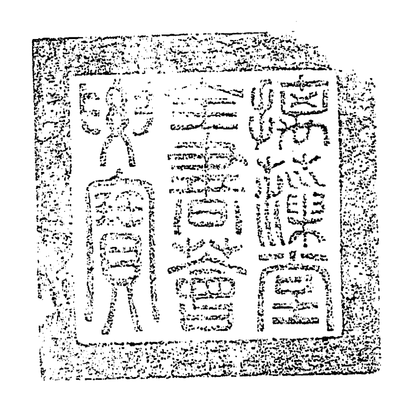
眉山公卒太學生侯秦武學生楊選素不識公率衆舉哀從者二百餘人飯僧於法雲主者惟白下聽慧林佛陀禪師聞而招致之

參寥從究布衣李南式家甚貧供蔬菽洗補恩思甚篤他日為曾子開言之子開曰吾輩當為公報之使知為

善之效
蘇長公以詩得罪劉攽貢父以繼和罰金既而坐事貶官湖外過黄而見蘇寒温外問有新諢否貢父曰有二屠父至其子而易業為儒賈二父每相見必以為患甲曰賢郎何為曰檢典與解爾乙復問曰與舉子唱和詩爾它日乙曰兒子竟不免解著賊臓縣已逮捕矣甲曰兒子其何免耶乙曰賢郎何虞曰若和著賊詩亦不穩便公應之曰賢尊得以憂裏



後山集卷二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沈啓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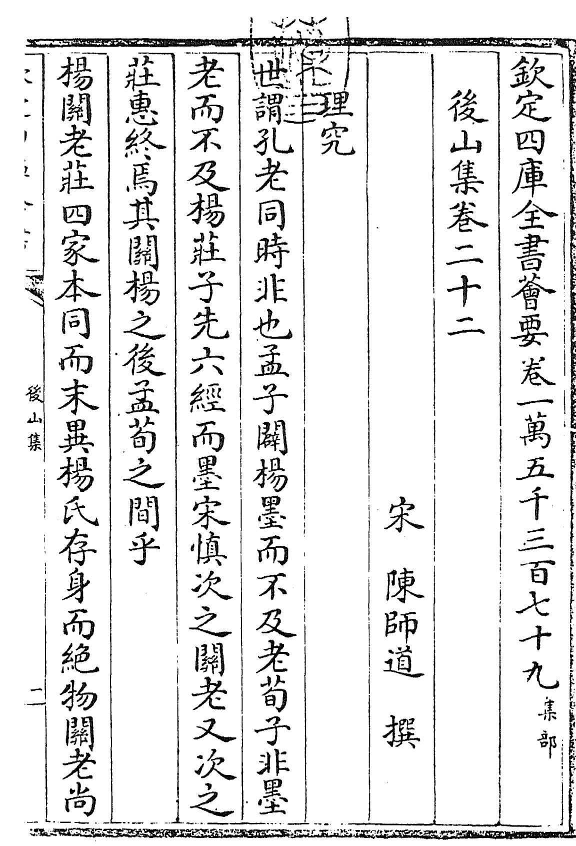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後山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後山集卷二十二

宋 陳師道 撰

理究

世謂孔老同時非也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而不及楊莊子先六經而墨宋慎次之關老又次之莊惠終焉其闢楊之後孟荀之間乎

楊闢老莊四家本同而末異楊氏存身而絕物闢老尚

理而下事闕老氏一句　莊氏揉曲而過直

樂始於人聲而被於物有情則有變不得其正故假無情以傳之而五音生焉及其末也遷無情以就有情而聲亂矣

温文正公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是不然君臣父子者名也親踈貴賤者分也公侯卿大夫者器也名生於器分生於名名以為表分以為限易曰天尊地卑天地名也尊

卑分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父子之名也

蘇長公曰道可以講習而知講習而知者學也非道也德可以勉強而能勉強而能者善也非德也

賢而在下謂之天民賢而在上謂之天吏孟子所謂天之降大任者也

孔子曰余非多學而識之一以貫之也學不可以不適道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道必由學乎

有君子之仁然後可以死可以無死有君子之義然後

言必信言不必信

五世之祖尊而不親庶長之兄親而不尊禮之别也今之學者讀其書則書而已誦其言則言而已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文王之化至於田夫武人室婦行女莫不好善而紂乃自如化之不革殷之所以亡也武王可得而不誅乎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辨亡以警晉也有經世之心焉

儒者之論正而不變智者之論變而不正

君子有常而非常智者無常而非常

君子之交以其麗君子寡從擇其類也小人無擇麗既合矣故曰實繁有徒君子小人並則小人勝何則衆也

況君子之所棄皆與羣矣不亦衆乎

君子和而不同譬之州焉有守有貳有僚有屬凡事可而後行謂之和世徒見其上下如一遂以爲黨不亦誤乎不知一有不可則不可行也

堯老而舜攝君薨聽於冢宰古之制也母后臨政自秦宣太后始也

聖人之心靜聲中五行故禹以聲為律也伶倫聽鳳鳴以製律鳳者鳥之聖者也衆人之心亂視聽不得其正其作樂也其音淫鄭衛是也唯聖作樂唯賢重音情動於心而發於言形于手足誠之至也故復用以感人歌以效其聲舞以效其動樂自外來而感之深者以其出於中也

釋名云皇帝王者君也而學者謂有優劣誤矣

三代之治公與義而已封建是也王侯皆君也王不王則諸侯可以王以不私其後而與天下共之公也�不肖以伸賢義也

道者體也德者體之相也行者體之用也譬之人焉身者道也耳目口鼻手足德也背負腹受肩任首荷者行也

子思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

者德也和者行也有聲則有聽有見則有視與物而動者衆人之行也無視無聽感物而應者德之行也

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言行出于德也

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蓋合則為人散則為鬼鬼之情狀人之情狀也此輪迴之說也

中州葬用五姓閩人家有仕者則為商姓中州用三穴而附自江以南葬字（缺一）而已各有吉凶其可信乎吾州陳氏之葬有物馬如豕大如馬出於穴既而死者相繼

其可不信乎故雖先王尚卜筮敬鬼神不敢違也惟不求其福矣夫陰有鬼神猶世之守宰也出其一令人不得而違何獨至於鬼神而違之鬼神不得而知故假術以求則術可違乎漢擇昏日而諸家異說則術不可一也今用一家法避凶從吉示有畏于鬼神則可矣既不求福則術之精粗不必投也雖然用人不如用龜著也術者常也占者變也常不足以盡變

兵二法制之師太公管樂諸葛是也法不足而用謀謀

不足而用詐孫吳是也

不務本而為末者悖也有其文而無實者偽也

義者制也以正行之得失譬諸則焉形之偏正木之曲直水之淺深物之長短可得而知之也禮者理也以約行之過與不及如水之防不得左右如居之門以限內外權者量也以明行之輕重可以為可以不為而後有權而權之與物更為輕重捨輕而從重也改法者不知其前制法者不知其後

七國之戰用衆而已故合則勝離則散秦畏諸侯之合從與其兼并也故親則離之攻則救之既不使之和又不使之立而後天下可專有也其為計不過游說間之積威脅之而已然秦之人常有盡利之心故其謀專行之不廢以有天下諸侯之人茍而已矣緩則相棄急則相救卒以此亡

秦之力不足以敵諸侯故利于割地不利于戰而示天下以好戰之形陰使說士道之以和諸侯之力足以敵

秦而輕於割地重於戰示秦以怯鬬之情此其所以亡也

東方生和而近迂然不同也為柳下氏而過之者乎孔子謂學柳下惠未有如魯之男子者也

灌嬰不為呂氏擊齊而與連和以待變除魏勃以弭亂可謂知矣而不知勃之佯怯也故非君子智有所短仁有所闕安石屈郗超叔夜傲鍾會此其生死之由其情而未仁乎

嵇叔夜居於野而司馬氏知之阮嗣宗居於朝而人以為狂故二子同避晉而有存亡蓋叔夜匿形而見志嗣宗出身而納智故君子以為密

晉公以賈充而存亦以充而亡所謂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天之道也

李斯焚書殺士非為秦計自為計爾其意自智而愚人使無范雎之間穰侯蔡澤之困應侯者不知趙高代之不必學也故其計非特亡身而亡秦也

昭烈謂武侯曰子如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盖不為漢計豈為子孫計哉乃周公之用心也

劉毅家四壁而一擲百萬以為英雄小遇鵝炙乞丐如奴婢孰謂英雄以一禽動其心哉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剛以勝欲非勝人也故自用之謂英自勝之謂雄

後山集卷二十三

宋 陳師道 撰

詩話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内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遂以請

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孟嘉落帽前世以爲勝絶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胷度中泄爾

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共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黄叔

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為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黄魯直恠歎以為異事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深宮那得

知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四十萬而王師方數萬爾

韓退之南食詩云鱟實如惠文山海經曰鱟如惠文惠文秦冠也蠔相粘如山蠔牡蠣也

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

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余謂分界堠子語也

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爾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爾

黃魯直謂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云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孟浩然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光涵太虛室波動岳陽樓為雄渾也

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

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為詩寫其胷中之妙爾學杜不成不失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白樂天爾

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此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云為出二

佳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為李虛中墓誌叙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耶而竟以藥死故白傳云退之服硫黄一病竟不痊也

荆公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平生文體數變暮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知言不可不慎也

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省

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據之詩也

王摩詰云九天宫殿開閶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五字閶闔開黄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大𨈆𨈇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𨈆𨈇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笑

吳越王來朝太祖為置宴出内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脉脉看取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

背曰誓不殺錢王

武才人出慶壽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為作詞號瑤臺第一層

宋玉為高唐賦序巫山神女遇楚兩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爲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議武后爾

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夫左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

韓不由黄韓而為左杜則失之拙易矣

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陳繹批答曾魯公表曰爰露乞骸之請黄裳為曾侍讀制曰備貟勸講乞骸備員乃表語非詔語也魯謂人曰使布何所道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黄魯直以奇杜子美之詩奇常工新易陳莫不好也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没些巴鼻便姦邪有甚意頭没些巴鼻皆俗語也其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偽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曰倏忽平為險分明假奪真葢刺之也

黄魯直謂荆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

聞青秧底復作鼀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擕度陽谿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三謝失於巧耳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王荆公暮年喜為集句唐人號為四體黃魯直謂正堪一笑耳司馬温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甞會僧廬公往廹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

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閒卧老僧牀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杭之舉子中老牓第其子以晚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為儒貴不著荷衣便著緋壽之醫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偎它門户傍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為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笑也

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宴席徐有學官喜詼語同府苦之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杯盤

無日不追隨

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彦謙與今黄庶謝師厚景初學之魯直黄之子謝之壻也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審言也然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慢千里因風石而奇爾

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壻也奉使荆湖便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詩云倒著衣裳迎户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世稱杜牧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爲警絶而子美才用一句語益工曰千崖秋氣高也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䖟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䖟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目見牀下以溺罌畜生魚問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溪魚也

歐陽公謫來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置酒數行遽起還内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罌而出手不絶彈

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
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
尚書郎張子野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捲花影
隨風絮無影世稱誦之號張三影王介甫謂雲破月來
花弄影不如李冠朦朧淡月雲來去也冠齊人為六州
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夫俠也喜誦之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為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
之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來

當甚強
黄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為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更留殘不道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為留連遂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耳
魯直乞猫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甕翻盤攪夜眠聞

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雖滑稽而可喜千歲而下讀者如新

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王夫人晁載之之母也謂其子功名富貴有如韓魏公而未有文事也

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為説劒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

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河江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摶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

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黄九爾唐諸人不迨也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子曾子賀赦表曰鉤陳太微星緯咸著崑崙渤澥濤波不驚世蓋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筆

力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為工乃進士賦體耳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為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

退之云王特進暮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名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

慟其鄉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耳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蘇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惟偶對精切

其貴亦相當也

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硎所著小說也

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魏文帝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魏文不足以及此其有所傳乎

魯直與方蒙書曰頃洪甥送令嗣二詩風致灑落才思高秀展讀賞愛恨未識面也然近世少年多不肯治經術及精讀史書乃縱酒以肪詩故詩人致遠則泥想達源自能超卓之必皆離此諸病謾及之耳與洪朋書云龜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方君詩如鳳雛

出彀雖未能翔於千仞竟是真鳳凰爾與潘邠老書曰

大受今安在其詩甚有理致語又工也

又曰但詠五言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爾

老杜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黄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脛往時儒者不解黄獨義改為黄精學者承之以余考之蓋黄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黄獨肉白皮黄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余求之江西謂之土卵煮食之類芋魁云

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迺解老杜百舌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韋蘇州詩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黄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為蓋用右軍帖中贈子黄柑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余評李白詩如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黄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

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

禮部貟外裴說寄邊衣詩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筯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閒階轉凄切祗知抱杵擣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鴈聲相喚紗窓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手勻殘淚紅牋漫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慇

慭託邊使裴説詩句甚麗零陵總記載説詩一篇尤詼諧也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于韻語黄魯直短于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

韓詩如秋懐别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鮑昭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者效風

右丞蘇州皆學於陶正得其自在

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失玉鈎芳草合林中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鈎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馬乃詔諸州為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得不辨也

裕陵嘗謂杜子美詩云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迨此

呂某公歸老於洛常遊龍門還閽者執筆歴請官稱公

題以詩云思山乘興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門吏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池來

曹南院為秦帥唃氏方興舉國入寇公自出禦之戰於三都谷大敗之唃氏遂衰其幕府獻詩云賢守新成蓋代功臨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路全師入十萬邉塵一戰空殺氣尚凝横塞外捷音相繼徧寰中君王看降如綸命旌節前馳馬首紅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為誰曰盧多

遜名使賦詩請韻曰些二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新開鏡露出清光些二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山川直北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其守與客行林下曰柏花十字裂顧客對其倅曉食菱方得對云菱角兩頭尖皆俗諺全語也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為官妓作詩與胡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羣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野於是為作詞也

王岐公詩喜用金璧珠碧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也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為新以俗為雅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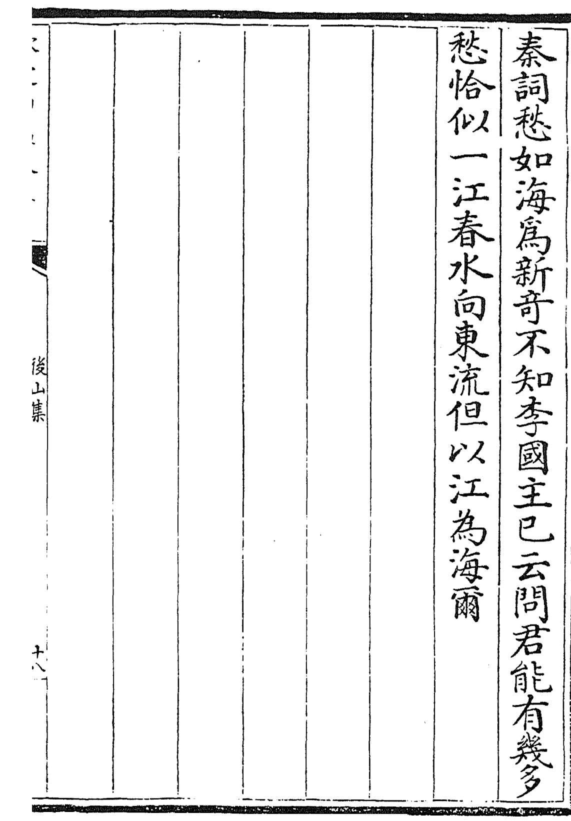
蘓公居潁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黄鳥度青枝語巧而弱而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鄉里而每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云坐深鄉里敬而語極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周盤龍以武功爲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於兜鍪外大父頴公罷相建節出師太原其詩曰兜鍪却是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夫李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兜鍪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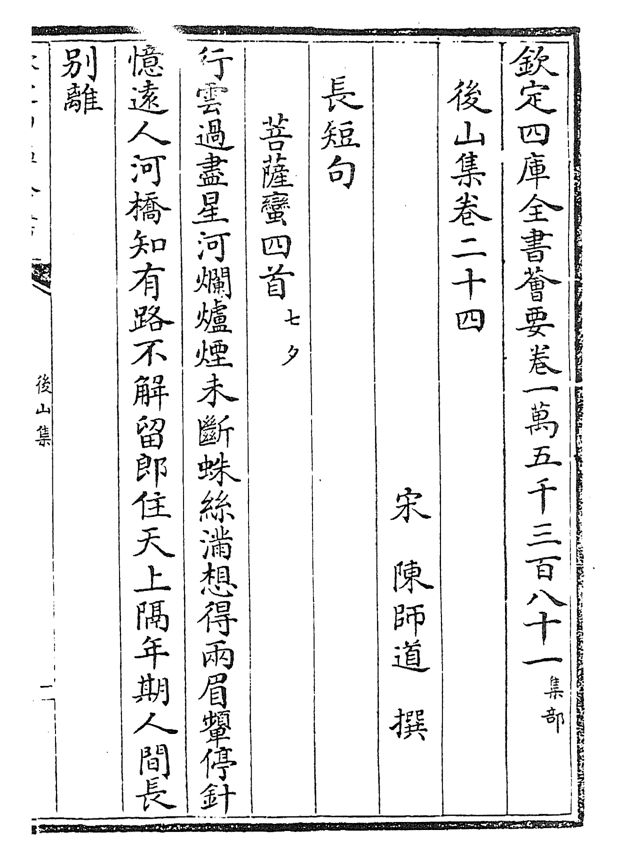
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趺而亡之坡以詩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王斿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爾也稱



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知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為海爾

後山集卷二十三



後山集卷二十四

宋 陳師道 撰

長短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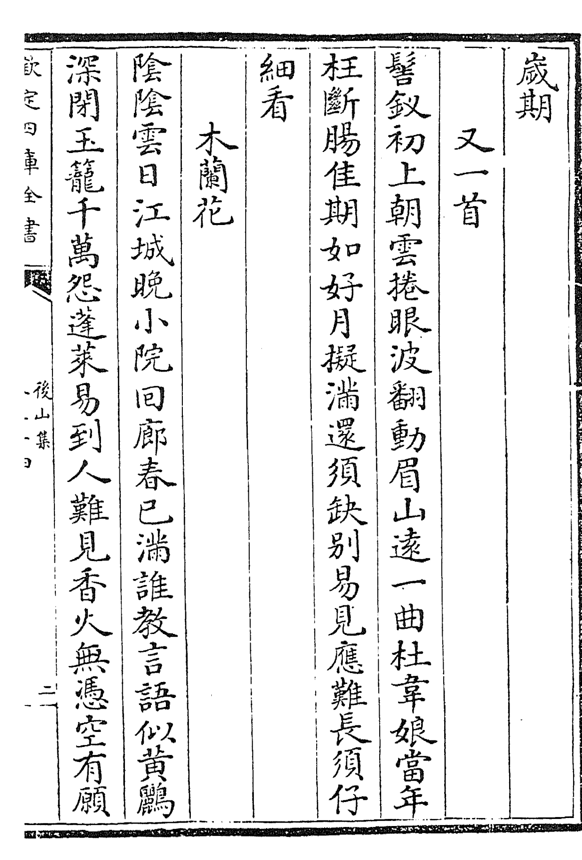
菩薩蠻四首 七夕

行雲過盡星河爛爐煙未斷蛛絲滿想得兩眉顰停針憶遠人河橋知有路不解留郎住天上隔年期人間長別離

東飛烏鵲西飛燕盈盈一水經年見急雨洗香車天回河漢斜離愁千載上相逺長相望終不似人間回頭萬里山

綺樓小小穿針女秋光點點蛛絲雨今夕是何宵龍車烏鵲橋經年謀一笑豈解令人巧不用問如何人間巧更多

銀潢清淺填烏鵲畫簷急雨長河落初月未成圓明星惜此筵愁來無斷絶歲歲年年别不用淚紅滋年年歲



歲期

又一首

髻釵初上朝雲捲眼波翻動眉山遠一曲杜韋娘當年枉斷腸佳期如好月擬滿還須缺別易見應難長須仔細看

木蘭花

陰陰雲日江城晚小院回廊春已滿誰教言語似黃鸝深閉玉籠千萬怨蓬萊易到人難見香火無憑空有願

不辭歌裏斷人腸只怕有腸無處斷

南柯子　賀彭舍人黄堂成

故國山河在新堂冰雪生萬家和氣賀初成人在笙歌聲裏暗生春今代無雙士當年第一人杯行到手莫辭頻明日鳳池歸路隔清塵

西江月　席上勸彭舍人飲

樓上風生白羽尊前笑出青春破紅展翠恰如今把酒如何不飲繡幕燈深緑暗畫簾人語黄昏晚雲將雨不

菩薩蠻 和彭舍人留别

喧喧車馬西郊道臨行更覺人情好任有一年情去留千載名離歌聲欲盡只作當時聽天上玉堂東陽春是夢中

虞美人 席上贈王提刑

城南觀閣連雲起形像丹青裏使君茄鼓渡江來盡帶江南春色放春回青春欲住風催去流水花無數尊前

觸目一番新只有玉樓明月記遊人

木蘭花 汝陰湖上同東坡用六一韻

湖平木落揺空濶葉底流泉鳴復咽酒邊清淺往時同花裏朱絃纖手抹風光過手春冰滑十事違人常七八不將白髮並黄花擬下清流攬明月

南鄉子二首 九日用東坡韻

晴野下田收照影寒江落鴈洲禪榻茶爐深閉閤颼颼横雨旁風不到頭登覽却輕酬剩作新詩報荅秋人意

自關花自好休休今日看時蝶也愁
潮落去帆收沙漲江回旋作洲側帽獨行斜照裏颼颼
卷地風前更掉頭語妙後難酬回鴈峯南未得秋喚取
佳人聽舊曲休休瘴雨無花孰與愁

西江月 詠酴醾菊

點點輕黃減白垂垂重露生鮮肌香骨秀月中仙雪滿
瑶臺曳練綽約却宜長見清真不假餘妍慇懃與插小
嬋娟要試尊前玉面

又 詠榴花

葉葉枝枝緑暗重重密密紅滋芳心應恨賞春遲不會春工著意晚照酒生嬌面新粧睡污臙脂憑將雙葉寄相思與看釵頭何似

木蘭花減字

清尊白髮曾是登臨年少客不似當年人與黄花兩並妍來愁去恨十載相看情不盡莫更思量夢破春回枉斷腸

滿庭芳

閩嶺先春琅函聯璧帝所分落人間綺窻纖手一縷破雙團雲裏遊龍舞鳳香霧起飛月輪邊華堂靜松風竹雪金鼎沸湲潺門闌車馬動扶黄藉白小袖高鬟漸胷裏輪囷肺腑生寒喚起謫仙醉倒翻湖海傾瀉濤瀾笙歌散風簾月幙禪榻鬓絲斑

南鄉子

急雨打寒窻雨氣侵燈暗壁缸窻下有人挑錦字行行

淚濕紅消減舊香往事自難忘更著秋聲說斷腸曲渚

圓沙風葉底藏藏誰使鴛鴦故作雙

清平樂二首

休休莫莫更莫思量著記著不如渾忘著百種尋思枉

却繡囊錦帳吹香雄蜂雌蝶難雙眉上放開春色眼前

憐取新郎

藏藏摸摸好事爭如莫背後尋思渾是錯猛與將來放

著吹花卷絮無蹤晚粧知爲誰紅夢斷陽臺雲雨世間

不要春風

南鄉子

陰重雨垂垂並馬西郊試薄衣紅蕊未開花已過遲遲不見東風著意時酒到更須辭報答春光舊有期勤苦著書妨作樂癡癡莫學衰翁事事非洛人謂牡丹為花而不名也向秀注莊子示嵇康曰妨人作樂爾

羅敷媚二首和何大夫酴醿菊

春風吹盡秋光晚瘦減初黃改樣新粧特地相逢只認

香南臺九日登臨處不共飛觴鏡裏伊旁獨秀釵頭殿衆芳

芙蓉不借韶光助故著緗黄宿面留粧不出寒花只暫香傷春不盡悲秋苦落葉浮觴知在誰旁一笑盈盈百種芳

木蘭花　和何大夫

榮光休氣天為瑞道祖當天傳寶裔千年昌運此時逢四海歡聲今日沸濛濛香霧雲衣膩漠漠輕寒梅柳細

封人長有祝堯心從此年年并歳歳

木蘭花減字 贈晁無咎舞鬟

娉婷娜嫋紅落東風青子小妙舞逶迤拍誤周郎却未知花前月底誰喚分司狂御史欲語還休喚不回頭没著羞 一本云娉婷裊裊芍藥枝頭紅玉小舞袖遲遲心到郎邊客已知當筵舉酒勸我尊前松柏壽莫莫休休白髪簪花我自羞

臨江仙

離别尋常今白首更須竹雨蕭蕭不應都占世間豪清

風居士手楊柳洛城腰文字功名真自誤從今好月良宵只消憐取董嬌嬈修門君自到不用我詞招

南柯子 問王立之督茶

天上雲爲瑞人間睡作魔疎簾清簟汗成河酒醒夢回多眼貴摩挲但有寒暄問初無鳳鳥過塵生銅碾網生羅一諾十年猶未意如何

木蘭花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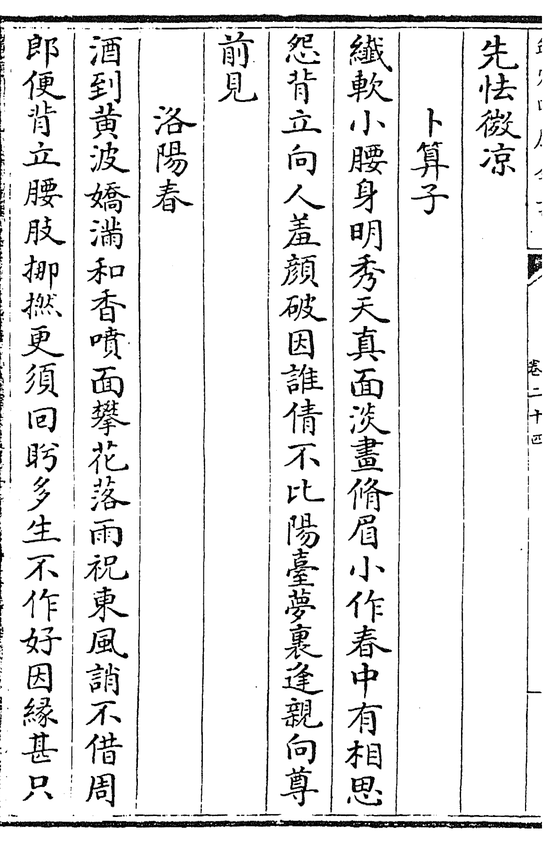
匀紅點翠取次梳粧誰得似風柳腰枝盡日纖柔屬阿

誰嬌嬌小小知是尋春人校老著便休癡付與風流幕下兒古詞云十五年來從事風流府

清平樂二首

秋聲隱地葉葉無留意氷簟流光團扇墜驚起雙棲燕子夜堂簾合回廊風帷吹亂凝香臥看一庭明月曉寒不耐初涼

秋光燭地簾幕生秋意露葉翻風驚鵲墜暗落青林紅子微行聲斷長廊熏爐衾換生香滅燭却延明月攬衣



先怯微涼

卜算子

纖軟小腰身明秀天真面淡畫脩眉小作春中有相思怨背立向人羞顔破因誰倩不比陽臺夢裏逢親向尊前見

洛陽春

酒到黃波嬌滿和香噴面攀花落雨祝東風誚不借周郎便背立腰肢掤撚更須回盼多生不作好因緣甚只

向尊前見

浣溪沙

暮葉朝花種種陳三秋作意向詩人安排雲雨娶新清隨意且須追去馬輕衫從使著行塵晚窓誰念一愁新

臨江仙 送疊羅菊與趙使君

宫様初黄過九闗鮮妍時更宜寒挽回人意不成閑香羅堆葉密芳意著心單過與後房歌舞手輕盈喜一作春色生顔墜釵擁髻與垂鬟欲知誰稱面徧插一枝看

清平樂 詠柑子菊并引

柑子菊姿韻俱勝如王謝家十五女兒而名不雅馴為改之曰官樣黃作清平樂詞且令方內知有此君也

重重疊疊婀娜裙千襵時樣官黃香百葉一歲相逢兩節是歲閏九月兩作重陽　曲欄遶徧芳叢一枝作意妍穠折得有誰相憶却須還與秋風

南鄉子并引

晁大夫增飾披雲務欲壓黄樓而張馬二子皆當年尊下世所謂英英眄眄者眄卒英嫁而眄之子瑩頗有家風而曹妓未有顯者黄樓不可勝也作南鄉子以歌之

風絮落東鄰點綴繁枝旋化塵闗鎻玉樓巢燕子冥冥桃李摧殘不見春流轉到如今翡翠生兒翠作衿花樣腰身官樣立婷婷困倚闌干一欠伸周眄畫美人有背立欠伸者最為妍

絕東坡為賦續麗人行

亂蕊壓枝繁堆積金錢鬧作團曉起塗黄仍帶酒看看衣腈腰枝故著單薄瘦却禁寒牽引人心不放闌擬折一枝遮老眼難難蝶横蜂爭只倚闌菊色微赤而葉單

又 詠棣棠菊

臨江仙

曲巷斜街信馬小橋流水誰家淺粧深袖倚門斜只緣些子意消得百般誇粉面初生明月酒容欲退朝霞春風還解染霜華肯持鴛綺被來伴杜家花

蝶戀花

九里山前千里路流水無情只送行人去路轉河回寒日莫連峯不許重回顧水解隨人花却任衾冷香銷但有殘粧汙淚入長江空幾許雙洪一抹無尋處一本云戲馬臺前京洛路車馬喧喧戲踏塵如霧借問使君天不語朝雲旋作留人雨塵斷山青人已去老幼扶攜淚眼仍回顧下兩句同

西江月 詠丁香菊

淺色千重柔葉深心一點嬌黄只消可意更須香好箇

風流模樣玉蕊今誰攀折詩人此日凄凉正須蠻素作伊凉與插釵傍鬢上

洛陽春

素手拈花纖軟生香相亂却須詩力與丹青恐俗手難成染一顧教人微倩那堪親見不辭紫袖拂清塵也要識春風面

菩薩蠻寄趙使君

清詞麗句清朝曲使君借與燈前讀讀罷已三更寒窻

雨打聲應憐詩客老要使情懷好猶有解歌人尊旁未得聽

木蘭花減字 和人對雪

清愁疊積更莫遲留春酒逼吹面和風梅信新來一線通危樓曉望雪满羣山開畫障目斷瑤川同凭闌干意幾般

卜算子 送梅花與趙使君

梅嶺數枝春疎影斜臨水不借芳華只自香嬌面長如

洗還把最繁枝過與偏憐底試傍鸞臺仔細看何似丹青裏

漁家傲　從叔父乞蘋州濕紅牋

一舸姑蘇風雨疾吳牋滿載紅猶濕色鬬朝花光觸日人未識街南小阮應先得青入柳條初著色溪梅已露春消息擬作新詞酬帝力輕落筆黃秦去後無強敵

少年遊

御園果子壓枝繁看看分摘無緣園沙弄雪勞心費手

不肯暫時圓賽神舊願心兒有終了待幾時還芍藥梢頭紅紅白白一種幾千般

南鄉子

娜嫋破瓜餘豆蔻梢頭二月初衆裏腰枝遥可識應殊暗裏猶能摸得渠醉側不須扶喚作周家行畫圖背立欠伸花絮底知無未信丹青畫得如

木蘭花減字

今年百五風日清明塵不舉紫秀紅陳三節煙花次第

春來興去馬千念一空春事謝白下門東誰見初楊弄晚風

踏莎行

紅上花梢風傳梅信青春欲動羣芳競林聲鳥語帶餘寒江光野色閒遊徑乍雨還晴暄寒不定重門深院簾帷靜又還日日喚愁生到誰準擬風流病

鷙鶻詩附録 此係得之曾氏傳本及南宫氏編中他本所無者

辛巳夏四月庚戌日將晏與客追凉露坐有雀引雛

二三集垣下行且哺俄有鶻至自北俛啄雀間初循

循少焉得雀遽攫一雛而升于垣出雀不意雀悲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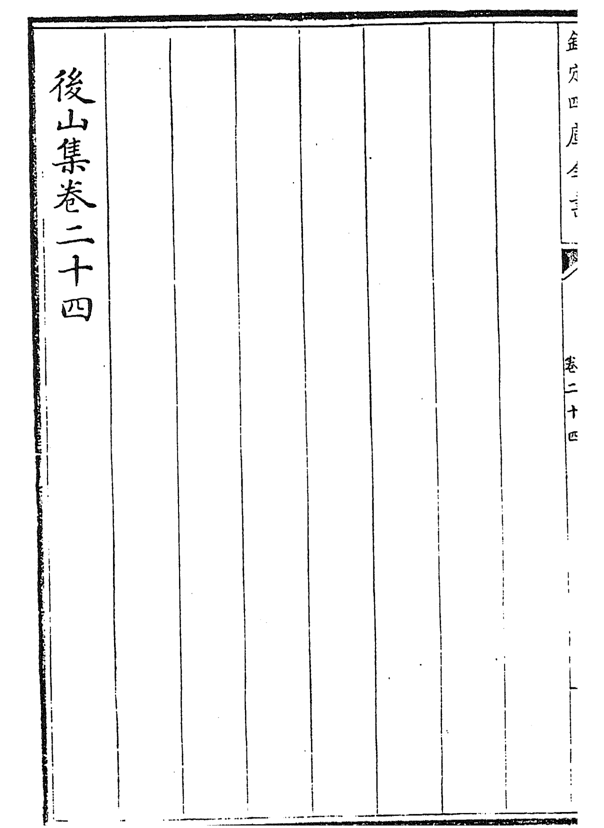
啾啾奮身抵鶻再三欲奪鶻竟磔雛以食不顧如得

計然坐客歎息余感之賦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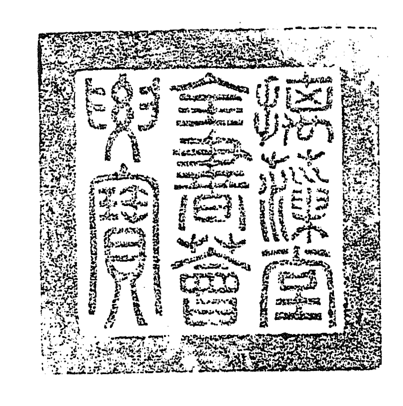
若奚不鷙吾知避而遷汝胡不貍吾知遠而馳宵邇吾

巢晨並吾枝懐毒姙凶初不汝期葬恭拳拳甫笑嬉嬉

情貌深厚孰從而追



後山集卷二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沈啓晉